



太阳神的厄运



太阳神的厄运

太阳神的厄运 / 苏方学 著

责任编辑：李荣德 许金林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1

插 页：2

字 数：232,000字

版 次：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4,5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094-6/I·90

定 价：3.25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国防科技战线上的
无名英雄们！

——作 者

目 录

卷一 十三响钟声

第 一 章	第一个不幸的人.....	3
第 二 章	十三响警世的钟声	17
第 三 章	玛格尔山里的美神	31
第 四 章	三〇一号囚徒的空白档案	37
第 五 章	第三条军规：不准	57
第 六 章	不要流泪呵，娘儿们	65
第 七 章	白鸽之死	78
第 八 章	出动，第一骑兵连	80

卷二 高加索峡谷的秘密

第 九 章	女神的眼泪	99
第 十 章	悲歌漫溢之家.....	106
第 十 一 章	世界语《科学时报》	
第 十 二 章	贝达教授章妙论.....	112
第 十 三 章	女人的心.....	122
第 十 四 章	高加索的故事.....	127

第十五章	月夜，在地狱的门口.....	132
第十六章	玛格尔草原悲歌.....	144
第十七章	冰峰上的那点血迹.....	152
第十八章	第一骑兵连的自我审判.....	157
第十九章	马寡妇和鲁大胡子.....	165
第二十章	玛格尔山的情爱.....	173
第二十一章	回山里去吧，白嫖.....	178

卷三 第三个囚徒

第二十二章	关于第三个囚徒.....	187
第二十三章	撞头崖的故事.....	201
第二十四章	镜子的故事和善者的计谋.....	206
第二十五章	她们投来美妙的瞬间.....	211
第二十六章	龙，原来就是独眼吗.....	226
第二十七章	悲剧，是为美神建造的天国.....	230
第二十八章	半夜里发生的故事.....	234
第二十九章	云影，爬进玛格尔山山谷.....	243

卷四 太阳神的晚钟

第三十章	愁云深处的笑声.....	255
第三十一章	太阳神神庙的酣火.....	261
第三十二章	春寒.....	271
第三十三章	黑牢里的太阳.....	287

第三十四章	拯救太阳神的人们.....	267
第三十五章	美神，抛下救生圈吧.....	308
第三十六章	心儿是最美的庇护所.....	314
第三十七章	最后一天.....	320
第三十八章	天葬师的影子.....	325
第三十九章	太阳神的晚钟.....	332
后 记.....		341

卷 一

十三响钟声

第一章

第一个不幸的人

无论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不会忘记一九七一年的中国。但是，七一年春天发生在玛格尔草原的一起爆炸事件却鲜为人知——

原子城的特种材料车间被炸毁了！

城里，为着新中国铸造核盾牌的科学家们做梦也未想到他们创建的这个车间的毁灭，竟使他们横遭灭顶之灾。

我之所以要写这件事，不是向聪明人复述历史。我只想劝告善良的人们：请别在铺满鲜花的陷阱上跳舞……

——摘自采访日记

当微风揭开三月二十八日薄薄的晨雾，玛格尔湖便露出碧波粼粼的容光。湖东岸九里远的草坡上，耸立着长方形的原子城。它在日照下熠熠生辉，宛若神州大地托在掌心上的一块如意神璧。城南，起伏的草丘犹如奔涌的波浪，突然撞到天边的岩岸，腾起一座浪峰，直冲苍穹，骤然凝固成嵯峨险峻的玛格尔山冰峰。冰峰酷似神的不朽的建筑，高邈而神秘。与之相连的，是环抱玛格尔草原的矮墙般的雪岭。那一座座雪岭象穿戴银白盔甲的神兵卫护着原子城。

第一对北归的白天鹅，飞出玛格尔山冰峰，欢鸣着掠过蓝天，滑翔落下湖心岛，给玛格尔草原带来最美好的祝愿。因此，谁都不会想到今天是个使人倒运的日子。就连胆子变小了的老火车司机金海师傅也没想到。所以，他决定开车去为电厂拉煤。不过，他每次出门都照例在家里先方便。这是他新定的家规。除开儿媳，他和儿子是一定要严格遵守的。他撒了尿，身子一抖，爽利了。望一眼飞向湖心岛去的白天鹅，说声，“大吉大利！”便拎着牙具袋出门，到离家仅五十码远的火车站去。

“呜——”他拉响第一声汽笛，很自豪地向全城宣布：开春了，俺老金给大伙儿拉煤去喽。原子城是连烧菜做饭都用电炉的科学城，断煤断电不得。因此，他开春头一趟出车拉煤的意义尤其重大。为了强调重要性，他又拉响汽笛“呜——”。探头一望，信号师傅晃绿灯了，大吉大利，开车吧。他刚要启动蛰伏在铁路专线上已经一冬的列车，厂区突然闪出一片白光。

白光，犹如一根神鞭甩响，半空里炸出一声雷。天像震裂了，地像崩塌了。瞬间，隆隆之声滚地而来，掀起飓风，搅翻湖浪，天边的雪岭吓矮了半截，只露出雪帽。白天鹅惊飞上天，不敢俯瞰这出刚刚开幕的人间悲剧。

原子城里，爆炸之声仍不绝于耳，灰色的、黑色的烟柱在光闪中腾空而起，爆炸物又在烟柱顶端闪闪炸开。劈雳雳，叭啦啦，一响紧接一响地在城里炸，在天上炸。被炸飞的碎砖烂瓦、钢筋水泥、桌椅板凳，陨石雨似地砸下。有的砸破屋顶，有的击碎玻璃窗，有的撞断电线杆。各种各样的毁灭性的爆炸声，好像厄运之神故意演奏的无调性乐章，用最恐怖的音响效果恫吓人们。

金海师傅离城虽远，但他似乎比别人受到百倍的震动。他发懵了，几乎听不到驾驶台上玻璃器皿的碰撞声和相框摔碎的咣当声。他木呆地坐着，瞠目望着厂区上空的烟柱，望着烟柱上的光闪，及至望到一大片一大片尘烟的阴影爬过草滩，爬过铁路专线。

那接踵而来的阴影好像拥挤得爬不动了，便都悬停于天地之间，致使玛格尔草原淹没在昏暗的尘雾之中。死寂，把人们窒息在黑暗里。他经受不住这沉重的苦痛，突然大声悲号：“完了，原子城完了，俺的儿呵……”便疯一般地跳下驾驶楼，抓住一辆卡车的后挡板，一路疯叫着，“俺的儿呵……”

卡车开到北街丁字路口，被疯叫疯跑着的人流挡住了。他刚松手落地，瞬息被人流卷走。他懵懵懂懂地随着大流狂奔。谁都不知道该奔向何方，也不问该跑向哪个分厂哪个车间。人人都随大流奔跑。帽子被碰掉，衣服被扯破，鞋子被踩脱。都疯了，都狂了，如丧考妣，悲号着奔丧去。

他像木头一样，被人流卷过北街，折向西去。不知跑了多远人群的潮头骤然倒流，疯叫声顿时止息。人们像被大潮抛弃在沙滩上的贝壳默立着。只望见荡然无存的特种材料车间的废墟上升起袅袅黑烟。黑幡似的烟带在灰濛濛的空间飘荡。四周弥漫着焦臭味儿。原先庞然耸立的车间好像已被炸成齑粉，统统被风刮跑了。连一根钢筋水泥柱都没有了。仿佛这里压根儿就没有过任何建筑物。眼前是空旷，是乌有，是凄凉。

武攻队员和第一骑兵连在五十米开外一字儿摆开警戒线。乌黑的枪口和明晃晃的刺刀尖正对着惊呆的人们。威严与沉默的对峙，权威与悲愤的抗衡，形成一条死寂的空间地带。

人们全明白了，特种材料车间——原子城的心脏破裂了，毁灭了。

沉默，沉默，原子城停止了呼吸。

原子城始建于一九五八年春天。此前，玛格尔草原一直是个天然牧场。自古以来，藏族、蒙族、哈萨克族，以及逃难上高原来的汉族人家，都在这片草原上放牧成群的牦牛、绵羊、烈马。这儿，除开驯养的牲畜外，还有野驴、黄羊、羚羊、草原鼠和与鼠

为敌的旱獭；还有白天鹅、斑头雁，百灵、凤冠花翅鸟之类的飞禽。创业者们来建设原子城时，野生动物竟把他们视为直立的兽类，常常像北京人围观洋人那样好奇地观望他们。胆大一些的旱獭甚至钻进女技术员的被窝里去取暖。野狼常像抢头条新闻的记者趁夜闯进帐篷去进行吓人的访问。交欢的黄羊颇像当今在公共汽车上互抱相吻的现代派情侣，毫无羞怯。这里，不长树，没有固定的居民，因此，除开水禽外，其它鸟儿都在草地里筑窝垒巢，特殊的自然条件促使鸟与鼠的和平共处、人与兽的生命依存。它们实在比世界上各个人种的相处要友善得多。但是，它们很快发现兽类的天然王国逐渐被穿绿军装的人群侵占。草原上相继出现一座座金墙灰瓦的楼房。同时，柏油马路和铁路专线也铺开了。汽车和火车的笛鸣，以及爆轰物理实验的轰隆声，使它们惊悸地感到这块丰腴而美丽的大草原行将分娩出一个神奇的怪物，便都惶恐地远避人群，藏匿到玛格尔山的原始森林里去了。

在国外，那些比野生动物更为敏感的谍报机关的官员，似乎也感应到这个科学神婴的胎动。他们的政府因此屡屡向新中国发出战争的威胁，扬言要把中国的核孩子扼杀在母体中。不言而喻，核霸王惧怕核孩子。

这个中国的核孩子之所以可怕，乃是因为他一反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不理睬论资排辈，不管职务级别高低，一出世就以平等的态势登上世界核科学的宝座，对那些妄图主宰人类命运的人发出严正的警告。他的语言就是我国西北核试验的轰鸣，他的威猛是各国地震监测站测到的震撼全球的波动。他的容光是比太阳表面更炽烈的光闪。一个哲学家说，他无疑是中国最有骨气，最有人格尊严，最不畏权势的“小家伙”。

勿论世人如何评论中国的这个“小家伙”。他的出现确实使美国总统精神紧张，语言混乱。他在两个小时中发表了两次前言不搭后语的讲话。最会讥讽中国的赫鲁晓夫在紧闭嘴巴几天之后，

也不得不通过塔斯社发出二十一个字的消息。整个世界舆论都沿引拿破仑的一句话表达他们的慨叹：中国，当他行动的时候，必将震撼整个世界。

这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核孩子就诞生在玛格尔湖畔的原子城。

如果说四十年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威胁斯大林的话是依仗美国有一个洛斯——阿拉莫斯核研究中心的曼哈顿工程，而受到杜鲁门先生威胁的斯大林之所以能镇定自若、装聋作哑地抽烟斗，乃是因为苏联也有一个与曼哈顿工程相匹敌的核基地秘藏在西伯利亚的谢米色乏拉斯克密林里。那么，我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能在国际论坛上响亮发言的实力基础就是赖有这座原子城。

这些年，无论是中央首长，还是机部负责人，无不像抱着独生子那样爱护它，总是怕它出意外事故而危及国家的安全。不想，今天它的心脏车间炸毁了。而且，是在F八型核弹进入研制的重要阶段毁灭的。此刻，人们不是被那条武装警戒线所震慑，而是被沉重的灾难震懵了。

在这片刻的静寂中，金海师傅极力从人群的罅隙往前挤，一边气喘吁吁地呼唤着“俺的儿呀！俺的儿呀！”一边冲撞挡路的人。他一味地呼唤自己的儿子，仿佛炸毁的不是原子城最重要的车间而是他最心疼的儿子。呆傻了的人们任由他冲撞得东倒西歪，谁都不拦阻他，也不骂他。静寂之中，唯有他那急促的叫唤声。

金海师傅年过半百了，似乎从未穿过可体的衣服。他总爱穿志愿军军装，表明他是有战争经历的人。人们见他戴的帽穿的衣过大过长，都故意说他没当过兵。部队里有一米五九的兵么，没有！这套军装肯定是借来穿的。他嘿嘿一笑，捋起衣袖叫人看腕上的弹伤，“瞧瞧这，总不是娘儿们咬的吧？”这是军人的光荣，他觉得

比挂在胸前的军功章实在。除此之外，他大可荣耀于人前的就是独生子金峰。金峰娘是他在四五年捡到的东洋婆娘。那个女人不仅长得俏，且长得高，比他高出一个头。他很爱那个婆娘。出车时，总要把她的照片挂在驾驶台上。途中不时瞥一眼，身子一抖，就来精神儿。那个女人对他也是百般柔情和忠心。困难时期总是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和儿子吃。及至六一年，饿死了，只给他留下这个宝贝儿子。金峰出脱得比爹娘都高大，倜傥而聪颖。五岁读书，跳级跳班大跃进，不满十六岁就拿到北京工学院毕业文凭。儿子回原子城来工作的那一天，东北的老哥儿们都跟他到车站迎接。一路放鞭炮过街，个个合不拢嘴，都说：“小子，给爷们争光了。嘿嘿，咱东北的小子棒哟。”

他因此更爱金峰。这种爱包含他对已故妻子的缅怀和对生活的热望。不过，他爱得过头了，连儿子撒尿的事情都要严加管制。

不管行么？前不久，职工医院外科主任辛怀仁教授的儿子辛小铤在雪地上尿出了政治问题。那个小子淘气，上课间操时，约了四个同学去撒尿。你要撒就撒吧，为啥要比赛。尿字也行，如果尿出阿拉伯数字，谁能管你鸟事。他不，偏要尿出最神圣的五个字。也怪他的鸡鸡包茎儿长，尿憋得慌，刚尿出万字头，被来校调查阶级斗争教育情况的军管会主任宁一山发现了。宁一山一声断喝，尿被吓断了线，只尿出一横，万岁变成一岁，犯了大忌，当场被抓，还要判死罪。亏得大家说情，宁一山才给那小子批下四字：监外管教。这件事确实吓得原子城里的人们时时事事陪小心。金海师傅也因此变得胆小了，连打喷嚏都怕打响，用棉帽捂嘴隔音，生怕宁一山听到。因而他规定儿子撒尿时必须向便池尿。又想，不保险，便池里倘若有中央报纸，一旦尿到最神圣的字句上去也会招灾惹祸的。于是，只准金峰在家里尿，尿进尿桶。要不，尿进夜壶。两个小时前，金峰忘了尿就去挤班车，他立即喝令儿媳妇去拽回家来，待到那支报告平安的赛鸣曲演奏完了，他

才释然，让儿子登车去特种材料车间上班。自己也轻松地拎着牙具袋到火车站去，拉响汽笛，向全城宣告，他，金海，要为大伙儿去拉煤了。他万没想到，厂区突然闪出这团白光……

现在，儿子在哪儿？唯可使他荣耀于人前的儿子金峰，难道已经和特种材料车间在那一闪中消逝了么。不会的！他不相信老天爷单单捉弄他，也不会毁坏那个车间。金峰也好，车间也好，都是独一份，独子宝贵，老天爷能忍心毁了他么。要毁，你毁掉拉下黑窗幔的红旗牌轿车，让大首长们跟大伙儿坐大交通车，亲亲热热地搞社会主义建设。你毁掉他们的围墙，教他们不要和普通老百姓隔墙隔心，那样，才能战无不胜。俺金海可是个不忘本的人。你不会降灾给俺的。俺的婆娘已贡献给玛格尔草原了哇。俺如今只有她留下的这么一个宝贝儿哇。可是，他又担心老天爷有差错，还是叫唤着“我的儿呀”往前挤，挤到前头，他几乎惊呆得昏倒。

眼前，一片死寂！

死寂之中，一位大胡子军官骑着黄骠马缓缓走到空地中央，驻马向人们宣读军管会主任宁一山签署的戒严令。他就是骑兵营的教导员鲁东山。鲁东山的声音异样地低沉：“……限令本城居民立即回家。即日即时起，不准出门，不准以任何方式来往和对外联系。更不准干扰现场清理工作。违者严惩不贷。军管会主任宁一山。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念罢，劝导人们，“各位，都回家去吧，快回去啊，戒严令生效了呀。”

人们默默流泪，流泪，为着自己辛苦建造的、骤然毁灭的车间洒泪。他们向废墟一投悲哀的目光，默默后退了，在枪口和刺刀尖面前后退了。

金海师傅却突然恢复了勇气，呼天唤地般地悲号着：“俺的儿呀俺的儿呀……”一边疯叫着，冲向警戒线，把那条绷直的线冲弯，

冲断了，冲开一个缺口，冲倒了两个武攻队队员。

傍晚，他坐在车站后面的小平房门口，平房的第三个门是他的家门。屋里没亮灯，黑幽幽的。他坐的小马扎旁边，有两只二锅头酒瓶，瓶里已空无一滴酒。手里拿的一瓶刚被他咬开瓶盖，但他没喝，两眼发直地西望。

西边的玛格尔湖像一条黑线在草原的尽头跳动。三五只白天鹅贴着黑黝黝的山影飞过，徐徐落在那条黑线上。

“妖精！”他骂白天鹅，“是你们拐走俺的金峰呵……”

他醉醺醺的。这个不幸的人又发酒疯了。酒疯发时，他摸着怀里的栽绒棉帽，像抚摸金峰小时候的头。

这是金峰戴着去特种材料车间上班的帽子。帽子是在远离车间三十五米远的工具仓库近旁找到的。但是，棉帽里里外外没有血迹，也许是金峰脱帽挠头时突然被炸死，棉帽才飞落到公路的排水沟里？不管怎样，金峰还是留下一件遗物。那五个跟随调配处长进车间去的青工却连血都没留下一滴。在车间门外站岗的两名战士也被炸得无影无踪。

那八个殉职者的家属都在外地，因此，只有金海一家承受最大的悲痛。儿媳妇知道特种材料车间爆炸时就昏倒在床脚边。醒后，她忘了奶不满周岁的婴儿，整天抱着孩子垂泪。她唯一的知觉似乎是保存金峰最后一泡尿的夜壶。那只夜壶已从床底下搬上金峰的写字台，封口了，蒙上一块红布。那块布还是她与金峰拜堂时用过的蒙面布呢。

金海师傅不同于儿媳，他以酒疯发泄心中的悲哀。仿佛宁一山的戒严令对死者的父亲没有约束力，唯他可在原子城里横冲直撞。他醉酒时曾经三闯宁一山的办公室，要求宁主任揪出罪犯，替他儿子报仇。宁主任都答应了。其实，他并未迈进警卫森严的总体部大楼半步。不过，三月二十八日上午，他确实冲过警戒线，冲